

米田水
译注



中国书画论丛书

图画见闻志·画继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画见闻志·画继



中国书画论丛书

潘运告 主编

米田水 译注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画见闻志·画继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中路 103 号）

米田水 译注

责任编辑：萧沛苍 老水番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875 字数：45 万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56-1393-4/J·1310

定价：22.30 元

中国书画论凡例

一、本中国书画论丛书为通俗读物，故作注并作今译；同时又在每一论著作者之前介绍作者及概述其论著价值。

二、本丛书所选论著多为历代各名家选本所选录，在中国书法绘画理论史上产生过影响，有一定理论价值或史料价值者。本丛书力求保持原貌，不作删节。

三、每一论著，力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版本进行校勘，并注明版本。

四、人名、书画体名、书名等，在本丛书各书中第一次出现时，均作注释；后续出现，如须注，可注明见某文注。

五、词语一词多义者，注释可引例语，以使读者不致生疑。词语深奥古僻者，含义与今天通常理解差异太大者，注释亦可引例语。词含典故者，可引用史料说明。

六、注释要贯通原文义理，力求准确，引用例语确凿无误，使资料翔实。

七、今译力求根据原文原意，减少意译，以帮助读者读懂原文。

《图画见闻志》与《画继》整理出版

(代前言)

潘运告

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和邓椿的《画继》是宋代的两部重要画史著作。

郭若虚，太原人，先世祖父均爱好收藏书画。其《图画见闻志序》说：“余大父司徒公虽贵仕而喜廉退恬养，自公之暇，惟以诗书琴画为适，时与丁晋公、马正惠蓄书画均，故画府称富焉。先君少列躬蹈懿节，鉴裁精明，珍藏罔坠。”家世的濡染，使他从小就喜爱绘画艺术。他尝官供奉库使、西京左藏库使，两职都是寄禄官，不领实职，只为武职迁转之阶。神宗熙宁年间为朝官，即常日朝参皇帝的官员，并衔命接劳北使。他的这种官职，使他能与一些朝臣交往，在一些朝臣家见闻到一般人难于见闻到的珍贵画迹。这一点在他的《见闻志》中多次提到。他的家世和仕途，都为他著述《见闻志》准备了条件。

邓椿，字公寿，蜀郡双流人，官至通判。祖邓洵武常知枢密院，甚重画学，父邓雍任侍郎及提举官，曾监修宫殿，得背壁郭熙画甚多。他的家庭极富的收藏和他本人在南北宋间任官能见到当时的名画迹，遂使他著成《画继》一书。

《图画见闻志》是继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而作，《画继》可说是继《历代名画记》和《图画见闻志》两书而作。邓椿《画继序》说：“自昔赏鉴之家留神绘事者多矣，著之传记何止一书！独唐张彦远总括画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轩辕时史皇而

下至唐会昌元年而止，著为《历代名画记》。本朝郭若虚作《图画见闻志》，又自会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宁七年，名人艺士亦复编次。两书既出，他书为赘矣。”于是他继而作《画继》，时间自然是“自若虚所止之年”，到他作此书时之“乾道之三禩”，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

《图画见闻志》凡六卷。卷一叙论，通论画学。通过《叙国朝求访》、《叙自古规鉴》、《叙图画名意》、《叙制作楷模》、《论衣冠异制》、《论气韵非师》、《论用笔得失》、《论曹吴体法》、《论吴生设色》、《论三家山水》、《论黄徐异体》、《论古今优劣》等题，论述绘画的规鉴作用，表现不同人物神貌和物象特征的制作楷模，阐发李成、关仝、范宽北方三家山水和黄筌、徐熙两家花鸟画派的渊源及特点；兼从画科盛衰纵论古今优劣；还提出了用笔三病之“版、刻、结”；而其“气韵非师”论，将绘画与书法联系起来，从画家主观情思出发探讨画与画家的联系，实为文人画作理论的概括，很有价值。卷二至卷四为《纪艺》上中下，载会昌元年后至北宋熙宁七年二百三十三年间二百八十四位画家小传，并作评论，时见精辟见解。最后两卷为《故事拾遗》和《近事》，专录画坛遗闻轶事，意在保存弥足珍贵的画史资料。毫无疑义，此书是继《历代名画记》后又一部重要画史著作，是研究唐末、五代及北宋前期画史不可缺少的书。

《画继》凡十卷，载北宋熙宁七年至南宋乾道三年九十四年间二百一十九位画家小传，并私家所藏画目，及评画之语和遗闻轶事，搜辑甚博。卷一至卷五以画家的身分分载圣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搢绅韦布、道人纳子、世胄妇女，分类区别画家，以总括一代技艺。卷六至卷七以画科分载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

药草、小景杂画，各为标明短长，以明各家工巧。卷八为“铭心绝品”，记作者所见奇迹，以示所见之广。最后两卷为杂说，分论远近，《论远》重在品画，标举理论观点；《论近》多叙杂事，意在辑存遗轶。书中提出“画者，文之极也”，标举画在整个“文”中的重要位置；并进而发挥郭若虚“气韵非师”的理论观点，强调“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强调画家天赋，强调绘画创作的个性特征，提高文人画的地位而贬抑工技，一变北宋院体画派崇尚工丽、讲求格法之陈规旧习。由此可见，此书为《图画见闻志》后又一重要画史著作，是研究北宋末、南宋初绘画的重要资料。

《图画见闻志》与《画继》同作为画史著作，有着重史实的共同之处，然两书也有差异。《画继》卷九《论远》说：“予作此录独取高雅二门，余则不苦立褒贬。”“独取高雅二门”，乃是《画继》对《见闻志》的承继，《画继序》就说：“若虚……其论气韵生动以为非师可传，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画继》“独取高雅二门”，就是承继《见闻志》这一点。这可说是两书的共同点或共同点之一。而“不苦立褒贬”是对《见闻志》为画家立传并评论而说的。邓椿以为郭若虚评论过当，故提出“不苦立褒贬”。这可说是两书的差异或差异之一。然我们认为《见闻志》为画家立传并作评论，正是该书的强势和特色。我们从该书的评论中往往惊喜地见到郭若虚立论的深刻和见解的精辟。这里不拟多述，只举两例进行比较，以见二书差异：

其一，作画不能失真，两书都重视这一点。《画继·论近》载：画院众史画荔枝藤下“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徽宗见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过几天众史仍不明白，徽宗降

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于是“众史骇服”。邓椿记载这件事不作一句评语，然其重视作画不能失真当然是很清楚的。《图画见闻志》亦有这方面的记载。卷六《斗牛画》载马正惠得厉归真画《斗水牛》一轴，一日展曝于书室，正值输租庄客在门外见了，“既而窃哂”。马正惠不高兴，呼问：“吾藏画农夫安得观而笑之，有说则可，无说则罪之！”庄客只得回答：“某非知画者，但识真牛其斗也尾夹于髀间，虽壮夫旅力不可少开。此画牛尾举起，所以笑其失真。”若按《画继》“不苦立褒贬”的要求，此事记载到此便止，可郭若虚接着评道：“愚谓虽画者能之妙，不及农夫见之专也。擅画者所宜博究。”读此记见此评，只觉势所必然而发，且发之极为允当，非“苦立褒贬”也。

其二，如何看待作画的真实性与倾向性，两书甚不一样。这一点表现在佛像评论上尤为清楚。《画继·论近》记载印度僧画佛像道：“西天中印度那兰陀寺僧多画佛及菩萨、罗汉像，以西天布为之。其佛相好与中国人异，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带挂右肩，裸袒坐立而已。”这里也只记而不予评。不过“其佛相好与中国人异”一语，已含有褒贬。邓椿没想到，佛本是古印度人，佛相就是印度人相，为什么要讥“其佛相好与中国人异”？《见闻志》卷六《觉称画》亦有这方面的记载说：西域僧觉称“自言酇兰左国人，刹帝利姓，善画，尝于译堂北壁画释迦面，与此方所画绝异”。郭若虚接着评述这种“绝异”的原因说：

昔有梵僧带过白氍毹上本，亦与此寻常画像不同，盖西国所称仿佛其真。今之仪相始自晋戴逵刻制梵像，欲人生敬，时颇有损益也。

在这里郭若虚不仅看到印度僧画佛相“与中国人异”，而且客

观公正地肯定他们“仿佛其真”，而指出中国人的佛相“欲人生敬”，以致“颇有损益”。欲人生敬，进而就欲人生畏，欲人生怖。最能说明这一点是五代前蜀贯休，他画的罗汉庞眉大目，朵颐隆鼻，在面部一些部位极尽夸张，极尽变异，与寻常罗汉像又大不一样。或问之，答云：“休自梦中所睹尔。”绘画创作的倾向性已完全掩盖以至代替了描画对象的真实性。郭若虚敏锐地看到并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说从《见闻志》的评论中往往见到郭若虚立论的深刻和见解的精辟，道理就在于此。

我们整理此二书出版，均以《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校以他本。《图画见闻志》除《四库全书》本外，还有《宋刻配元抄》本和《丛书集成》本等本子。《宋刻配元抄》本，谓后三卷为宋刻，前三卷为元抄，后人得二者合而刊之。实则《见闻志》全本在南宋已经流传，《画继序》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序说“本朝郭若虚作《图画见闻志》，又自会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宁七年，名人艺士亦复编次”，且谓所载画人“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这内容就涵盖了全书，画人载于书之卷二至卷四，可见邓椿不止见前三卷或后三卷也。《画继》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本和《王氏书画苑》本等本子。我们进行校勘，多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勘记。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六日酷暑

目 录

《图画见闻志》与《画继》整理出版（代前言）	（ 1 ）
-----------------------------	-------

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

图画见闻志原序	（ 1 ）
卷一 叙诸家文字	（ 5 ）
叙国朝求访	（ 8 ）
叙自古规鉴	（ 12 ）
叙图画名意	（ 17 ）
论制作楷模	（ 20 ）
论衣冠异制	（ 26 ）
论气韵非师	（ 31 ）
论用笔得失	（ 34 ）
论曹吴体法	（ 37 ）
论吴生设色	（ 39 ）
论妇人形相	（ 40 ）
论收藏圣像	（ 41 ）
论三家山水	（ 43 ）
论黄徐体异	（ 45 ）
论画龙体要	（ 48 ）
论古今优劣	（ 50 ）

卷二	纪艺上	
	唐会昌元年后尽五代凡一百一十八人	(53)
卷三	纪艺中	
	圣朝建隆元年至熙宁七年总一百五十八人	(99)
卷四	纪艺下	(141)
卷五	故事拾遗	
	唐朝、朱梁、王蜀总二十七事	(177)
卷六	近事	
	皇朝、孟蜀、江南、大辽、高丽总三十二事	(219)

邓椿 画继

画继原序	(259)
卷一 圣艺	(263)
卷二 侯王贵戚	(272)
卷三 轩冕才贤	(285)
岩穴上士	(312)
卷四 搢绅韦布	(319)
卷五 道人纳子	(343)
世胄妇女	(358)
卷六 仙佛鬼神	(367)
人物传写	(370)
山水林石	(373)
花竹翎毛	(383)
卷七 畜兽虫鱼	(390)
屋木舟车	(392)
蔬果药草	(394)
小景杂画	(394)

卷八	铭心绝品	(397)
卷九	杂说 论远	(406)
卷十	杂说 论近	(417)

图画见闻志原序

余大父司徒公虽贵仕而喜廉退恬养^①，自公之暇，惟以诗书琴画为适^②，时与丁晋公马正惠蓄书画均^③，故画府称富焉^④。先君少列躬蹈懿节^⑤，鉴裁精明，珍藏罔坠^⑥，欲养不待，临言感噎^⑦。后因诸族人间取分玩，絨滕罕严^⑧，日居月诸，渐成沦弃^⑨。贱子虽甚不肖，然于二世之好，敢不钦藏^⑩。嗟乎！逮至弱年，流散无几，近岁方购寻遗失^⑪。或于亲戚间以他玩交酬，凡得十馀卷，皆传世之宝^⑫。每宴坐虚庭，高悬素壁，终日幽对^⑬，愉愉然不知有天地之大，万物之繁，况乎惊宠辱于势利之场，料得丧于奔驰之域者哉^⑭！复遇朋游翫止，互出名踪柬论^⑮，得以资深铨较，由之广博。虽不与戴谢并生，愚窃慕焉^⑯。又好与当世名手甄明体法，讲练精微^⑰，凡所见闻，当从实录。昔唐张彦远尝著《历代名画论》^⑱，其间自黄帝时史皇而下，总括画人姓名，绝笔于永昌元年^⑲。厥后撰集者率多相乱^⑳，事既重叠，文又繁衍^㉑。今考诸

传记，参较得失，续自永昌元年，后历五季，通至本朝熙宁七年^②，名人艺士编而次之^③。其有画迹尚晦于时，声闻未喧于众者，更俟将来^④。亦尝览诸家画记，多陈品第。今之作者，互有所长，或少也嫩而老也壮，或始也勤而终也怠。今则不复定品，惟笔其可纪之能可谈之事^⑤，暨诸家画说略而未至者；继以传记中述画故事并本朝事迹，采摭编次，离为六卷，目之曰《图画见闻志》^⑥。后之博雅君子，或加点窜，将可取于万一^⑦。郭若虚序。

注释

① 大父：祖父。司徒：官名，掌国家的教育，隋唐为三公之一，参议国事，仅为虚衔，不预朝政。贵仕：做高官。廉退：廉让，谦让。恬养：谓以恬静涵养性情。

② 适：悦乐，满足。

③ 丁晋公马正惠：不详其人。蓄：收藏。均：等同。

④ 画府：藏画之所。

⑤ 先君：指已故父亲。躬蹈：躬，通恭。恭蹈，即恭履也。懿节：美好的节操。

⑥ 鉴裁：审察识别物的优劣的才能。此指识别书画。珍藏：指收藏的珍贵的书画。罔坠：不坠，不失。

⑦ 欲养：想要隐藏。养，隐藏。《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卢辩注：“养，犹隐之。”不待：犹不得。不能也。元王氏《粉蝶儿·咏赶苏卿寄情》：“怕不待剖开肺腑，都向诗中分付。”感噎：感伤哽咽。

⑧ 臧滕：指封固。罕严：不够严。谓收藏不严密。

⑨ 日居月诸：犹日月。居、诸，皆语气助词。《诗·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后用以指岁月流逝。沦弃：犹言沦落被弃。

⑩ 贱子：谦称自己。钦藏：谓谨慎收藏。

⑪ 弱年：弱冠之年，二十至二十几岁之年。购寻：贖取寻求。遗失：指散失的书画。

⑫ 交酬：谓彼此以礼相酬。宝：指贵重的书画。

⑬ 宴坐：闲坐；安坐。虚庭：空庭。素壁：白色墙壁。幽对：幽静相对。

⑭ 愉愉：心情舒畅。惊宠辱：犹宠辱若惊。谓惊喜荣宠与耻辱。料：忖度。得失：犹得失。指名利的得到与丧失。

⑮ 朋游：朋友。唐杜审言《赠苏味道》诗：“與驾还京邑，朋游满帝畿。”觐止：相遇。语出《诗·召南·草虫》：“亦既觐止，我心则降。”毛传：“止，辞也。觐，遇。”名踪：名迹。束论：检阅议论。束，古简字。检阅也。

⑯ 资深：蓄积深厚。铨较：衡量比较。戴谢：似指戴逵和谢赫。逵为晋画家，赫为南齐画家。愚：自称之谦词。窃慕：私自爱慕。

⑰ 甄明：辨明，明察。体法：指画的格局法式。讲练：考校熟悉。精微：犹精粹。

⑱ 张彦远：唐书画家。所著《历代名画记》，是一部重要的画史著作。

⑲ 黄帝：传说为中原各族共同的祖先。号轩辕氏。史皇：指苍颉。传说中最先发明文字的人。最早的文字为象形文字，故《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绝笔：停笔。永昌：唐则天武后年号之一（公元689年）。

⑳ 厥：代词。其。撰集：編集。相乱：互相混杂。

㉑ 重叠：重复。繁衍：繁杂衍误。

㉒ 参较：参酌比较；比照核验。五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熙宁：宋神宗赵项年号之一。

㉓ 编：顺次排列。次：编纂。

㉔ 晦：掩蔽，隐秘不显露。声闻：名声。喧：显赫。更俟：再等待。

㉕ 定品：确定品第。笔：记述；书写。可谈：值得称扬。

㉖ 采摭：采集摘录。编次：按次序编排。离：编辑。唐杜牧《〈李贺歌诗编集〉序》：“常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目：称也。曰：为。

㉗ 博雅：谓学识渊博，品行端正。点窜：删改；修改。将：副词。大概。

今译

我祖父司徒公虽做高官而喜欢谦让以恬静涵养性情，从公

事的馀暇，只以诗书琴画为悦乐，当时与丁晋公马正惠收藏书画相等同，因此藏画之所的藏画称得上丰富。已故父亲少列恭履美好的节操，审察识别书画的优劣精明，收藏的珍贵书画没有散失。他想要隐藏不能，说起来感伤哽咽。后来因为许多同宗族的人取出分散赏玩，封固不够严，岁月流失，逐渐被遗失。我虽然很不肖，但于二世的爱好，敢不谨慎收藏。哎呀！到我弱冠之年，流散已无几，近年才赎取寻求散失的书画，或者在亲戚间以礼用别的赏玩相酬，共得到十馀卷，都是传世的珍贵的书画。每闲坐空庭，高悬在白壁上，幽静相对，心情舒畅得不知有天地的广大、万物的繁多，何况是惊喜荣宠与耻辱于势利之场，忖度名利的得失于奔驰之域呢！又逢朋友相遇，互出名迹检阅议论，得以蓄积深厚衡量比较，由此广博。我虽然不与戴、谢同生，私自爱慕哩。又好与当世名手辨明画的格局法式，考校熟悉精粹，凡所见闻，当然从实采录。从前唐代张彦远曾著《历代名画记》，其间从黄帝时史皇以下，包括画人的姓名，停笔于永昌元年。其后编辑的大多互相混杂，事既重复，文又繁杂衍误。今考查各传记，参酌比较得失，续自永昌元年，后历五代，通至本朝熙宁七年，名人艺士，顺次排列编纂。其中有画迹尚掩蔽于当时，名声未显赫于大众的，再等待将来。亦曾阅览各家画记，多陈述评定并分列次第。今天的画作者，互有所长，有的年轻时稚嫩而晚年壮实，有的开始勤奋而后来懈怠。今则不再确定品第，只记述他们可以记载的才能，值得称扬的事情，及各家画说简略而未到的；继以传记中述画的故事和本朝事迹，采集摘录按次序编排，编辑成六卷，称之为《图画见闻志》。将来的博雅君子们，或者加以修改，大概可以取用于万一吧。郭若虚序。

叙诸家文字

自古及近代纪评画笔，文字非一，难悉具载，聊以其所见闻篇目次之^①。凡三十家。

《名画集》，南齐高帝撰^②。《古画品录》，谢赫撰^③。《装马谱》，毛惠远撰^④。《昭公录》，梁武帝撰^⑤。《僧繇录》，亡名氏^⑥。《画说文》，亡名氏^⑦。《述画记》，后魏孙畅之撰^⑧。《续画品录》，陈姚最撰^⑨。《后画录》，唐沙门彦惊撰^⑩。《画断》，张怀瓘撰^⑪。《名画猎精录》，亡名氏^⑫。《后画品录》，李嗣真撰^⑬。《杂色骏骑录》，韩幹撰^⑭。《绘境》，张璪撰^⑮。《画评》，顾况撰^⑯。《续画评》，刘整撰^⑰。《公私画录》，裴孝源撰^⑱。《画拾遗录》，窦蒙撰^⑲。《画山水录》，吴恬撰^⑳。《唐朝名画录》，朱景真撰^㉑。《历代名画记》，张彦远撰^㉒。《画山水诀》，荆浩撰^㉓。《梁朝画目》，亡名氏^㉔。《广画新集》，蜀沙门仁显撰^㉕。《益州画录》，辛显撰^㉖。《江南画录》，亡名氏^㉗。《江南画录拾遗》，徐铉撰^㉘。《广梁朝画目》，皇朝胡峤撰^㉙。《总画集》，黄休复撰^㉚。《本朝画评》，刘道醇纂，符嘉